

DESIGN FOR CITY

107 2017/06 为城市而设计

城市 · 建筑 · 乡村
楼纳报告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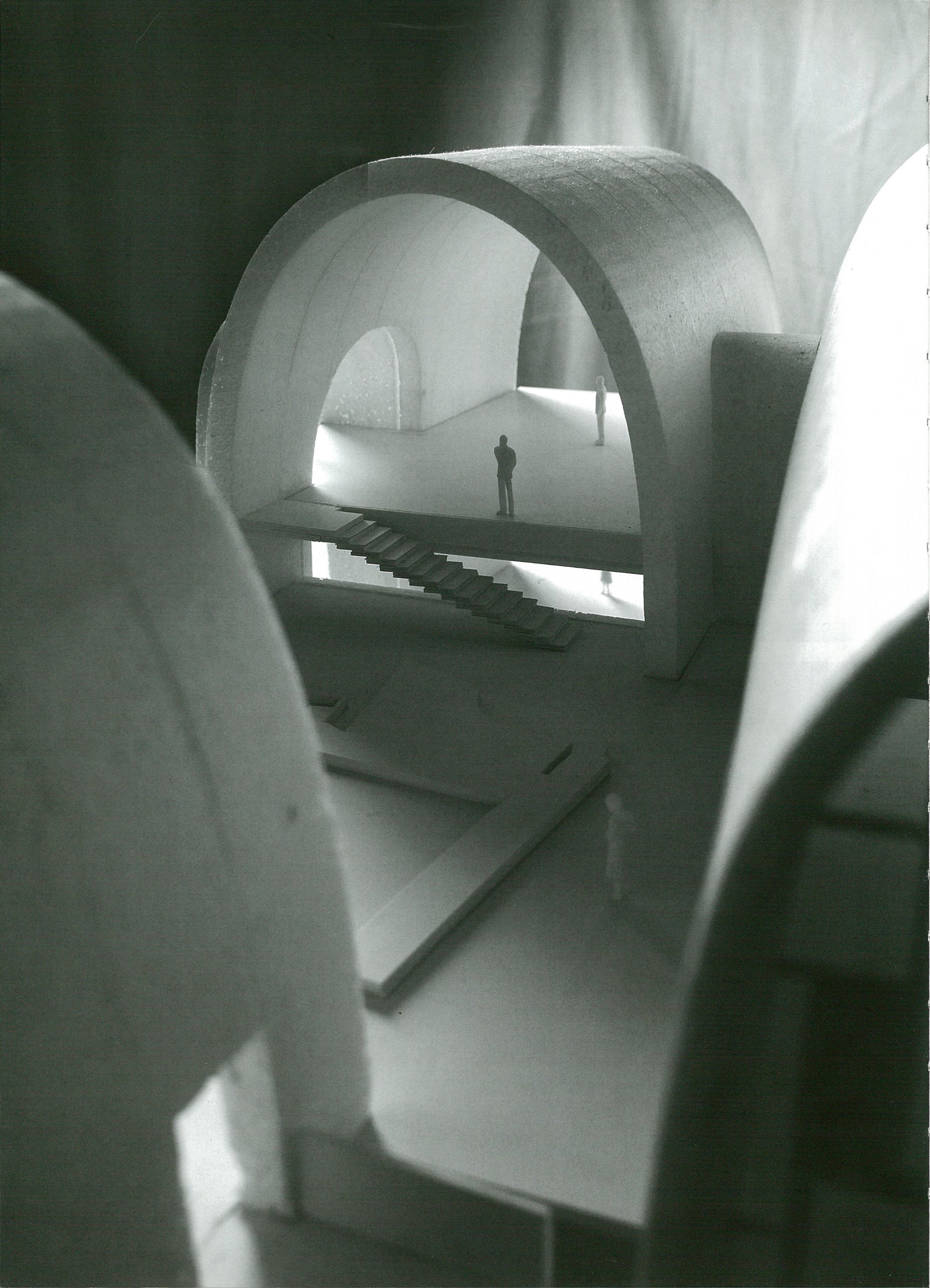
ISSN 1672-9080



06



9 771672 908093



Mind Landscapes: 2017 Studio Zhu-Pei exhibition in Aedes

会心处不在远 | 2017 朱锴建筑 Aedes 个展

展期：2017年4月1日-5月18日 地点：柏林 AEDES 当代建筑中心 开幕：2017年3月31日（星期五）18:30
研讨：2017年3月31日 16:00-18:00



2017年3月31日,朱锺建筑事务所首次建筑个展“会心处不在远”在德国柏林 Aedes 当代建筑中心开幕。

展览主题“会心处不在远”Mind Landscapes 直接引入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意境”美学观念。这一概念最贴切地定义了朱锺建筑事务所近些年的创作立场、探索与实践。

朱锺的建筑实践着眼于将东方自然的中国式园林及山水画的“可望、可居、可游”的自然观要素,带入到当代建筑设计中,不再将建筑的外部形式作为设计重心,而是强调再造建筑虚实相涵,内外相通的可游、可隐、可穿越的空间体验。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 Prof. Mohsen Mostafavi 为 Aedes 展览画册撰文中指出,“如朱锺这样的新一代

建筑师正在大胆地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在中国本土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全新的平衡,他的作品已然呈现出为中国当代建筑演变带入的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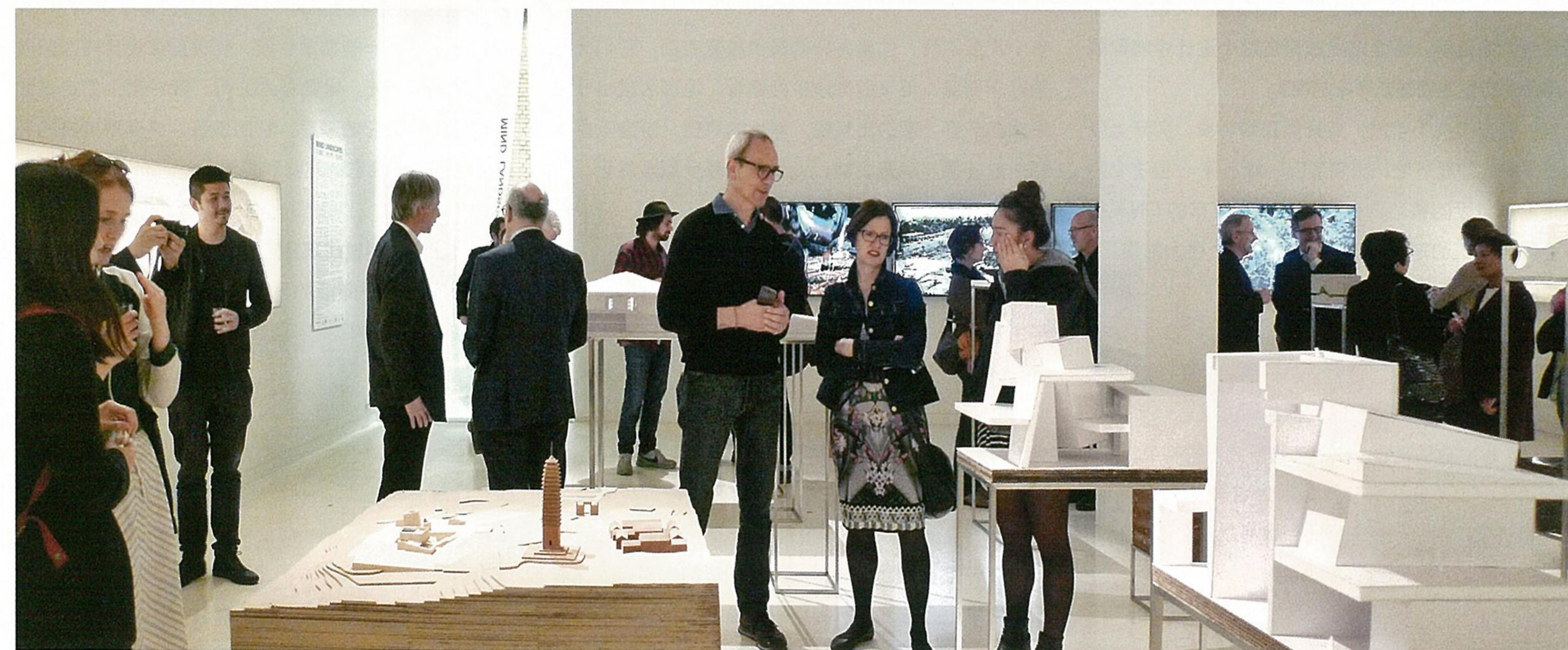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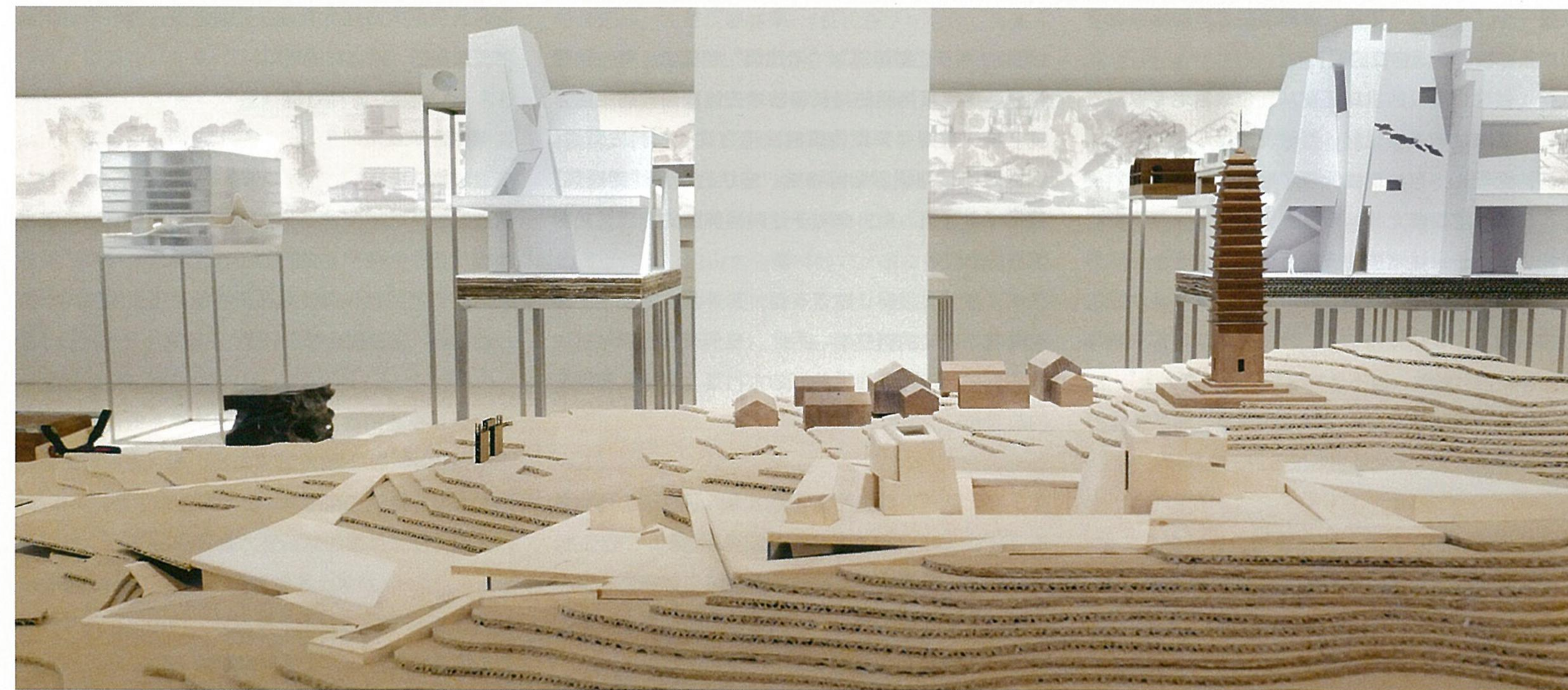
“在朱锺看来,展览‘会心处不在远’是一种态度,揭示了今天当代建筑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对中国传统自然观‘心境’的当代再现,揭示人与自然同源的建构法则。展览是建筑实验,也是新的起点,表明‘自然建筑’建造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而是心在其中的栖居场所。”(出自王明贤《暂住蓬莱》)

“朱锺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呼应,或许不是对传统空间类型、建筑符号和传统材料的简单挪用,而在于心灵景观与文化景观、自然景观、社会景观的叠合所创造出的境地。作为当代中国建筑师在这样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一位代表人物,朱锺正用自己的实践开拓

着中国建筑新的疆域。”(出自李翔宁《物我之境》)

开幕同期举办了专题研讨会,特邀来自中国的知名建筑学者:香港 M+ 美术馆建筑与设计首席策展人 Aric Chen, 著名建筑批评家、清华大学周榕教授,著名建筑评论家、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同济大学李翔宁教授,与活跃在柏林的欧洲建筑理论家对话。

伴随展览还将出版英文 Aedes 展览画册《心灵景观:朱锺建筑》,收录世界著名建筑批评家与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Kenneth Frampton, 哈佛大学教授、设计学院院长 Mohsen Mostafavi, 建筑评论家、艺术家王明贤,著名建筑批评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榕,著名建筑评论家、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翔宁等作者针对朱锺建筑作品的研究评论文章。



上、中、下: 2107 朱锺建筑 Aedes 个展展场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 Interview with Zhu Pei 自然建筑——朱锴专访

采访_杨紫暄

近日，朱锴建筑事务所作品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荣获“2017年度The Architectural Review未来建筑奖”之“最佳文化建筑”(the Winner of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category)。为发掘更多宝贵的信息，UED在第一时间约访了朱锴老师。这也是他近年来首次接受公众媒体的采访。

UED：“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未来建筑奖”是建筑圈内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奖项，此次获奖建筑又是一个“未建成”项目，请问是在怎样的机缘之下促成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呢？

朱锴：做这个项目的机缘还要从三位故宫老专家对景德镇御窑遗址的发掘说起，当时发掘出了很多有文物价值的瓷器。御窑的成就代表了明清时代中国瓷器制作技艺，堪称巅峰之作。所以专家们提出，应该有一个博物馆，去讲述这些历史遗存的故事。这个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一致认同，而“文化”应该是景德镇的核心内涵。我们做博物馆，做文化建筑，都应该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不是传统意义的“高大上”。这不仅仅是为景德镇建造一个普通的建筑，而是塑造可融入景德镇历史、文化及生活经验的文化场所。

曾经的瓷都一去不复返，景德镇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似乎被淡忘了。所以我们期望通过这个项目，让本地人重拾景德镇的价值，向世界传播这里的声音。

UED：我们知道您其实对于城市跟建筑的关系，有着特别独到的见解，那么您是如何在这个设计中将建筑与周围的历史环境做出呼应的呢？

朱锴：过去的几十年里，当我们谈到环境，实际上强调更多的是物理环境，比如青山、绿水等。但这个并不是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任何一个城市的DNA都不会因为建筑的形式而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令我们的建筑越来越趋于表面化。

谈到一个城市的环境，它有更重要的内容——这个城市的自身文化。文化则基于它的生活方式。城市因何而来，是城市最重要的缘由。不同于北京的构想建造，景德镇是大自然的作品，就是因为它有特定的瓷土，特定的气候，人们才会在这里择地而居，自然塑造了景德镇，塑造了景德镇人的生活模式。

建筑要捕捉跟环境的关系而不是它的表象环境，城市

如何而来？城市的结构是怎样的？人怎么生活？老建筑为什么会是这样？建筑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

UED：关于“新建筑”、“老建筑”的概念，有一种理论是新建筑是用新的材料和技术去诠释当代的生活方式，老建筑则是采用传统的建造方式和材料去营造。那么对于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您认为它是“新建筑”还是“老建筑”呢？您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建筑又是持怎样的态度？

朱锴：我们必须得让建筑有根，另外我们要创造一种蕴藏着新经验的博物馆。为此，我们在景德镇做了大量的调研。走访了当地偏远的古村落，了解这座城市的起源和它的细胞。

窑、人、瓷器是同源，我称之为一种血缘的同构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孕育出精美的瓷器，景德镇因窑而生，因瓷而盛。窑是城市的起源，窑是城市的细胞，御窑博物馆就要再现这种关系，用窑体的原形重塑过去的经验。

多个尺度不同、体量各异的砖拱随意布局，它们大多平行于街道，但又因地段中的遗址、地形生成出非秩序感的节奏，塑造出轻松、偶然的氛围，游走于虚实相生的砖拱与院落之间，人们可以感受到既熟悉、又陌生的一种新体验。

所以概括说来，御窑博物馆一方面根植于当地的气候与生活方式之中，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博物馆的经验——这个经验似曾跟过去相关，令人们产生认同感。

UED：您在设计中往往与艺术家们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和交流，像是早期的蔡国强四合院改造，近年798的一系列美术馆设计，再到最近的大理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与艺术家的灵感碰撞，会为您的设计带来哪些变化呢？

朱锴：建筑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它的起源是大自然的艺术，更是人思考的结晶。比如我们最早的穴居、巢居，都是人受到大自然的启发，开始建造用建筑表达自己对美的向往，对自然的渴望。

实际上建筑就是艺术，只是今天人们开始误解，开始在追求物质与技术的同时淡忘了建筑也是艺术这件事。通过跟很多艺术家的合作，我们得到很多启发。艺术家很可贵——他们用自己的工作、创造延续着人类的文明。艺术的创作需要抛开所有的束缚，是对内心向往的再现，它真实且善良。

我们目前在建的这几个项目，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艺术的追求。比如我们追求的窑、瓷、人的经历就是一种艺术，传统瓷窑很美，它的窑体不像是罗马拱券，而是完全手工打造的自然受力的拱。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根植于景德镇，同时又塑造了一种崭新的博物馆经验，而这个博物馆一直在诉说一件事，就是回避那些特别技术——那些对它有干扰的技术。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技术手段，但目前在设计内部的展览，拒绝声、光、电的技术方向，我希望人们走进这里感受到的是它的深厚，它的遗迹，感受到过去的人怎么做瓷，体会它的趣味和美感。

UED：您曾提到过建筑师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建筑师面对一个商业的运作，必须持有自己的立场，坚持是“底线”。您是如何在这样的博弈中取得平衡的呢？

朱锴：社会责任感是艺术家、建筑师们每天都在面临的巨大问题。我们的工作就是社会工作，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为社会责任。每一位建筑师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只要在自身的领域里做得好，这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古

魏晋乃乱世，却是精神极自由的时代。玄心洞见、率真洒脱，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流”即诞生于此。最有意思的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酣饮醉谈，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嵇康蔑视权贵，遭人陷害，行刑当日，在刑场上抚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戮，《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响。

《晋书·阮籍传》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常独自驾车狂奔，无路可走时则长啸悲哭。这些狂放不羁、潇洒超然的叛逆者，如此痴痴癫癫的行为，体现了魏晋的名士风度。



Immortality in Passing —A Visit to the Exhibition of Studio Zhu Pei in Aedes 暂住蓬莱——观 Aedes 朱锴建筑个展

文_王明贤

被鲁迅先生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的《世说新语》，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妙语连珠，尤值反复揣摩。《世说新语》有云：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简文帝明白会心处又何必一定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点出中国园林的绝妙之处。“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今
我们可以将 Aedes 朱锴建筑个展视为一件“作品”，展览空间中，自由摆放的模型，四壁长卷，既是空间性的美学叙事，又暗含时间性的移动视点，形成一个

当代的视觉系统结构。展览中大理美术馆、大理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寿县文化艺术中心、石景山文化中心五个正在施工中的项目，成了后世俗社会桃花源的寓言。

在朱锴看来，展览“会心处不在远”是一种态度，揭示了今天当代建筑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对中国传统自然观“心境”的当代再现，揭示人与自然同源的建构法则。展览是建筑实验，也是新的起点，表明“自然建筑”建造的不是一个外在的世界，而是心在其中的栖居场所。

未来

……

Narrative Landscapes 叙事景观

文_爱德华·克格尔

位于北京的朱镕建筑设计事务所是当今中国顶尖的建筑设计团队之一，他们以多样化的手段应对挑战。朱镕于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系统的建筑学学习，分别获得了清华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建筑学硕士学位。2005年，他于北京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现今仍以客座教授身份任教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和北京的清华大学。

当今的飞速城市化来源于大众消费社会产生的商业压力。对此需要一种映射性的观念与之相对，这种观念也是权威性建筑表现的需求所在。相背于大都市背景里的拼贴元素与超级地标，朱镕开启了一段根植于传统美学概念的探索征程，并成功将这些概念植入到实施项目当中。借以传统的空间与建筑结构概念，他已经能够在不失形式、美学与物质性层面的纯熟表达之余，实现别具地域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经过对全球建筑讨论议题的理解，他踏上了一条个人化道路，为其设计的每样建筑赋予了当代建筑形式下的独特性格。他的建筑个性出众，这些创新是在保持对城市和文化背景的高度敏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与其建筑成就一道，朱镕被认为是当今中国建筑领域的先锋。

《心灵景观：朱镕建筑》(Mind Landscapes)一书目录中展示的项目，体现了事务所设计项目的差异化和设计过程中的概念力量。它们都是个性化的方案，创造性地体现了与城市和文化脉络密切协调的发展。在实践中，朱镕以现状条件作为开始，以现代建筑语言，通过建筑界定出环境，或让新建筑从属于给定环境。这两种策略都是可能的，且主要依靠邻里社区的力量。

朱镕的设计方法在2012年开馆的深圳OCT设计博物馆与2015年完工的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之上得以窥见。前者展示了他如何将一个前卫的物件置于一个由商业兴趣确定的模拟的城市模型，成为都市空间的标志物。由此，它作为一个参照点，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它，这里定会是一处十分普通的环境。后者是对一处并无特质的简约工业建筑的改造。它在适应周边环境的同时，以其物质性与功能性为那里的都市景观注入了活力。

本次展览中展出的项目都正在施工，富有张力地体现了叙事与形式如何能够植入相对应的文脉。上面提到的对环境与新项目潜质的差异化的分析层面通过叠合带来了新的层面的质量。邻里中脆弱的建筑或城市结构得到了强化和整合。对历史导向策略和解释模型的倚重，催生出了一系列的发问，从使用的角度来看，它们进一步催生出都市叙事的形成。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建筑通常只被理解成一种销售论据，还需要大量的强有力的权威建筑文化景象，在未来形成一种文化产品的摩擦面。

大理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由2014年上市的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打造。设计受到了阴阳相生的原理启发。在中国哲学中，阴和阳描述了相伴对立，又能和谐共生的元素。在云南省大理，朱镕实现了对周边丘陵起伏地貌的对比与联结，创造了带有超大可访问的矩形顶篷的有机形态的表演空间。这个重要的新建筑不力求成一座纪念碑，而是为超越它的广阔自然景观设置一个舞台：背靠苍山，面向洱海。

同期建设的大理美术馆，位于城南，斜穿过表演艺术中心。这里是昔日古老的佛塔与道观的场地。与表演艺术中心相反，新博物馆建筑几乎完全消逝于地表。可见的建筑构件的尺度，使之能够加入到同古寺庙遗迹的对话之中。在周围的花园景观中间，深藏的庭院和露台结构组成了本博物馆。

朱镕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御窑博物馆位于中国瓷都景德镇。建筑设计受传统窑炉的形式与材料启发，确保游客能在以院落连通的拱形空间之中获得独特的空间体验。关于窑的共同记忆就这样成为了城市未来文化表达的构成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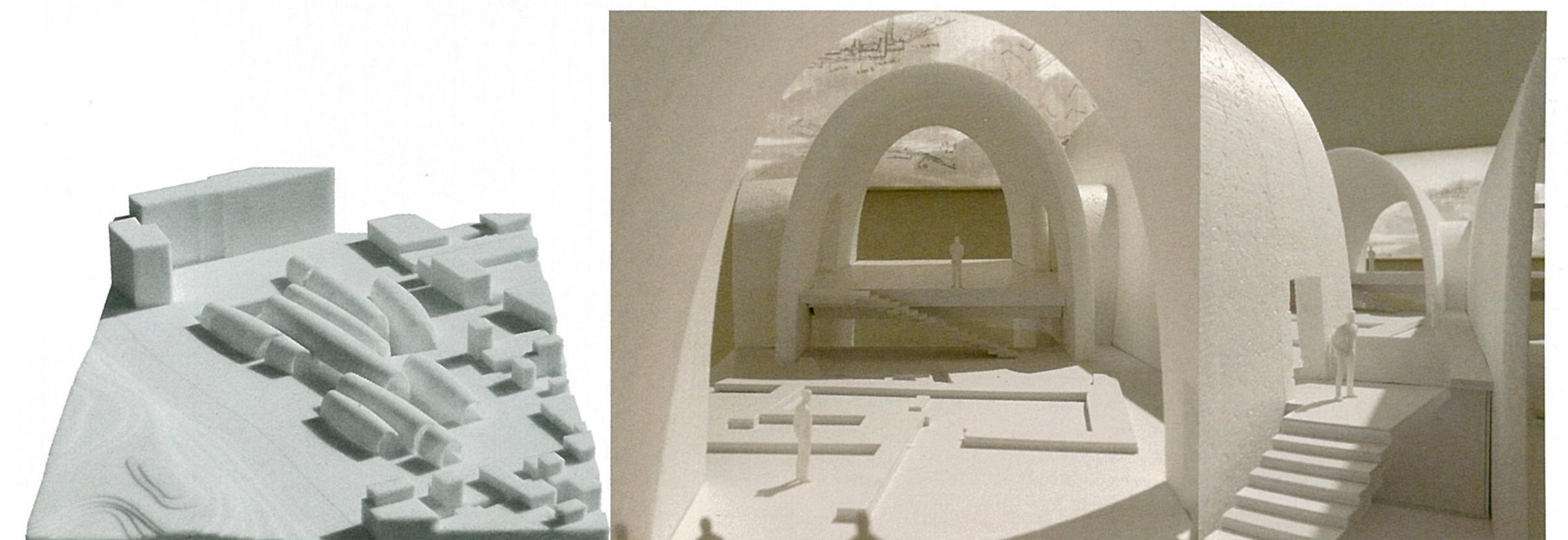
《心灵景观：朱镕建筑》(Mind Landscapes)一书目录中的所有项目于概念和美学上代表了建筑师的要求：以新型的视觉语言衔接叙事脉络与传统表达。对文化记忆的策略探索，以及将其转译为今天可被理解的方式，对于一种深刻转变来说是一个起点。这种转变是针对建筑设计的，基于普世而又地方性的决策的当代定义而言的。对于中心美学原理解释，譬如分层、引导视角、记忆整合或现状建筑拼贴、材料使用和类型转译等，都被用在一种思想的考古学当中。这些思想唤醒了对于理论上的弹性概念的复杂交换。朱镕建筑设计事务所正在寻找许多新建筑的“铃铛鹿”与通常由功能确定的商业方案的都市自闭症间的自身道路。这个设计过程既不是关乎国家性质，亦不是对失去的文化资产的理想化，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对普世价值的提取，能将新生命注入现代性的方案，同时也能激起中国之外的思想反响。



大理杨丽萍表演艺术中心



大理美术馆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模型